

王安忆之父：南洋归雁的传奇(2)

我的朋友李承

王啸平

抗战前后,萧军的长篇小说《八月的乡村》在南洋进步青年中非常流行,鲁迅先生为该书写的序言中,引用苏联作家爱伦堡(Иля Ehrenburg)的一句话:“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,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。”是资本主义也包括南洋在内的社会的深刻的概括。在那里繁华街道上遍布金馆银楼,百货公司金碧辉煌琳琅满目,声色犬马、醉生梦死的舞厅和妓院……我们这批青年,过其门也是目不斜视,心不邪思,非但我们这些家境贫困者如此,即使腰缠万贯的豪绅富贵的子弟,也自尊自爱不涉足那灵魂堕落的世界里,而投身于“庄严的工作”的抗日救亡运动里。我的朋友李伦武,又名李承,便是如此可贵的青年。

他是当地一所规模非常庞大的娱乐场的少爷。那娱乐场叫“大世界”,在当地赫赫有名,方圆几英里,内有赌场、舞厅、电影院、各种餐馆、各类戏曲剧场、各类百货公司……他家是漂亮别墅,男仆女佣,名牌汽车,私人司机……应有尽有。他这个少爷,本该是花花公子,可却爱穿西装短裤、布衬衣,参加我们抗日救亡剧团,作街头演讲,演街头戏,出门踏自行车,不爱坐汽车。有一次,我们在他老子开办的那娱乐场地上演《放下你的鞭子》,他扮演那个敲锣的小伙子,蓬头垢面,衣衫褴褛,谁能知道这个耍饭小伙子竟是这娱乐场的小老板呢。当时著名音乐家任光正在新加坡,他在百代唱片公司担任要职,他可以和我们这些小伙子进行救亡歌咏运动,嘻嘻哈哈,逛马路,也够身份和上层人士平起平坐。那天他在娱乐



■ 1998年王啸平与女儿王安忆合影

场遇见老板,便恶作剧地拉他来看那广场戏,戏完时便向大家介绍:“你们看这个大老板,这个小老板!”众人看得惊讶,大老板西装革履,戴金丝眼镜,神态轩昂,小老板则像个耍饭的。不过,惊讶之余,却向小老板瞟过来钦佩和赞扬的眼光。大老板起初虽有点尴尬,过后也得意地笑起来,儿子参加救亡运动,他脸上也有光嘛!

李承不仅在《放下你的鞭子》里扮演耍艺耍饭的小伙子,而且在我们演出的《日出》里扮演茶房福升。有一次,我们剧团要开大会,想走这小老板的“后门”在娱乐场的舞厅做会场,他领我们到舞厅找该厅负责人,那守门人竟“有眼不识泰山”,一手把他推开:“滚!”后来有人认识他,毕恭毕敬叫:“少爷。”把那守门人吓得半死。因这少爷从不涉足这个场所。后来他老子知道这件事,很感慨地说:我宁愿让我儿子去当茶房,也不让他进舞厅。在那个“荒淫无耻”的旧世界,金迷纸醉、醉生梦死的舞厅里,种种堕落、恶行,腐蚀了多少意志薄弱的青

年人,这位老板是深知其中黑幕的。

日本人占领新加坡时,我这位朋友因在当地抗日救亡运动中是很露脸知名的,便流亡到印度尼西亚。新中国建立时,他抛弃在新加坡的富裕之家,回到广州从事革命教育工作,当中学教员,年老退休后,因儿女都在新西兰立业,他也移居那里,还常常给我写信,关心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情况。他的心终身和祖国命运联系在一起。

小跋

王安忆

这几篇文章是父亲最后的文字。一九九八年母亲去世以后,虽有我们姐弟三人呵前呼后,但父亲的心情依然是沉郁的。节日的餐聚,亲友客访,一番热闹过去,余下加倍的冷清。平淡的日常生活对于痛失的遭际,明显补偿不足,无能为力。尤其人当垂暮,无论事实上还是心理,都缺乏修复的余裕了。这种匆促的情势具体到细节,就是老朋友相继离世,能与之

母亲邵华

毛新宇



11.外公和外婆在中央军委礼堂举行了婚礼
头一次到陕北,头一次去延安,人们都睁大眼睛,不让任何一个新鲜画面错过。在抵达延安之前,中央已为他们准备好了八路军军装,他们以全新的装束和良好的精神面貌,去向党中央和他们心中的圣地敬礼!

“到家了,到家了!”驾驶室里的外公在高喊,车厢里的外婆和同伴们挥舞着帽子在欢呼、在流泪……

很快,作为红军高级干部的外公被中央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二大队学习,同时兼任二大队的党支部书记。

外婆到中组部报到时,中组部部长蔡畅热情地与她进行了长谈。谈毕,一纸介绍信将她介绍到陕甘宁边区最高法院工作。过了几天,思齐姨妈上了中央托儿所。

也就在这个时候,外公拄着拐杖一次次来看望外婆。外婆也不时地去找他拆拆补补、缝缝洗洗;有时外婆工作忙,便将思齐带到抗大让她跟伯伯叔叔们玩耍,给她讲许多童话故事和打仗的故事。思齐姨妈在那里玩得非常开心,回来后还把听到的故事讲给外婆听。虽然工作忙碌,但外婆的心情是愉快的。只是,思齐姨妈总吃不惯延安的小米,这让外婆有些发愁。在外公眼中,出身书香门第的外婆,没有一点儿地主阶级的威风,身为一名外表柔弱的女性,却拥有不平凡的经历。他有一种冲动,更有一种直觉:张文秋就是他理想的革命伴侣!

一个星期天,刚下过一场透雨,山路泥泞光滑,外公再一次上山来看外婆,一不小心滑倒了,滚到了山坡下的水沟里,小腿又受了伤,人也疼昏了过去。幸亏被人及时发现,同志们用担架把他抬到了抗大医院。外婆也闻讯赶来了。经过一番紧急救治,外公总算脱离了危险,医生说休养几天就会好的。看到外公并无大碍,外婆心里才舒了一口气。

就在外公的伤口痊愈后,他向外婆提出结婚的请求。外婆动情地说:“老陈呀,思齐她

爸爸牺牲后,我们母女相依为命,我压根儿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,一心一意要把思齐拉扯大。自从西安相遇,你那空荡荡的一条裤腿,总在我的心里晃来晃去。我也总在问自己,我们这一代人腥风血雨,出生入死,不是为了天下兄弟姐妹翻身得解放!革命胜利还很远,人生的路也很长,我怎么忍心丢下你一个人一条腿走下去呢?好吧,我就答应你!”

“文秋啊,我们都是死里逃生过来的,让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的长征,把思齐培养成革命队伍的接班人!我们也会有孩子的,一定也是一个威武不屈的小八路军战士!”外公非常激动,他一边动情地说着,一边握住了外婆的手。两双热乎乎的手握得更紧,两颗火热的心也在一起跳动!

1938年元旦刚过,外公和外婆在中央军委礼堂举行了婚礼。大红的喜字贴在礼堂中央,胸佩红红花的一对新人朴素大方的军装映衬下,容光焕发。林伯渠、蔡畅、雷经天等领导和战友前来祝贺。蔡畅送来了两支金星钢笔和两个笔记本,有的同志送了对联,新华书店女经理徐均还送了纪念册。那天真是高朋满座,贺客盈门,大家举起酒杯,衷心祝福他们风雨同舟,心心相印。

那时,从上海来延安的大学生们编了一出话剧《弃儿》。他们看思齐姨妈外形不错,又有表演天赋,而且还有过相似的童年,就让她来扮演剧中那个小女孩。演出那天,爷爷和刘少奇、朱德等中央领导都来观看。剧情是一对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的夫妇,不幸被敌人逮捕,留下一个幼小的女儿无人照管。当演出结束,大幕还没完全合拢的时候,坐在第一排的爷爷猛地站起来,对着台上喊:“把后面那一幕再演一遍!”由于激动,他那厚厚的湖南口音竟有些颤抖。当最后那一幕又重演一遍后,礼堂的灯亮了。爷爷让人从后台找来思齐姨妈,一手拍着她的小脑袋,一手拉着她的小手,笑着问她:“小同志,你几岁了?叫什么名字?”

姨妈望着这位笑眯眯的大伯,觉得很亲切,脆生生地回答:“我叫思齐,今年七岁。”爷爷又问她:“你爸爸妈妈是谁呀?”姨妈赶忙扭头寻找到了爸爸妈妈。这时外婆和外公急忙赶过来,爷爷指着外公说:“啊,这不是井冈山的老朋友嘛!这是你的孩子?”外公赶忙解释:“不,主席,这是刘谦初烈士和张文秋同志的女儿。”

40.三个男人竟哭成了一团

三岛雄夫知道这是袁朴生随身带着喝茶的爱物,以前连碰都不让他碰的。急忙双手推辞:师傅的心爱之物,岂可让给愚徒?使不得!使不得!袁朴生将壶收了回来,拖长了话音说,你可不要后悔啊!三岛雄夫迅疾地将壶又接了过去,双手攥得紧紧,反复抚摸。说,这是件孤品啊,这样的青铜泥,何处再觅?我是怕师傅日后心疼!那壶,细细巧巧、玲珑剔透,在三岛雄夫的手心里,正发出一种沉雄的幽光。

袁朴生呵呵一笑,说,你何曾见过袁某有过反悔之念!拿着,做个纪念吧!三岛雄夫一个深深的鞠躬,头顶几乎碰到地上。热络热络的,仿佛一切又回到了从前。只是,美智子和惠子真的再也见不到了。临近回国的隔夜,袁朴生心里空落落的,整夜不能入睡。三岛雄夫也偏偏不提她们。次日一早,胡乱吃过早点,三岛雄夫就来敦促,离上船的时间,只有一个多小时了,还是早点出发吧。袁朴生再次去向老三岛夫妇道别,彼此说了些珍重之类的祝福。三岛雄夫和鲤江高寿帮他提着行李,在灰蒙蒙的细雨中走过常滑泥泞的旧街,淅沥的雨声里,夹杂着路人的议论,随风飘入耳际。啊,这不是那个清国大师傅吗?哦,是的是的,清国战败了,他大概在这里也呆不下去了!清国人,滚蛋!

袁朴生紧绷着脸,一言不发。脚下的泥浆不断被溅起水花。鲤江高寿在他耳边小声说,师傅,别理他们!三岛雄夫则脸无表情。这一路上彼此无话,一直到了海边码头,袁朴生才长长吐出一口气来。

汽笛长长地鸣叫了一声。袁朴生细细一看,还是来的时候那条“长崎丸号”海船。仿佛老友重逢,他的眼睛竟是一阵湿润。滚滚白烟,正从粗大的烟囱里喷薄而出。已经上船的船客们正站在甲板上,与送行的朋友挥手告别。几只白色的海鸥从他们的头顶掠过,扑扑地飞向海面。就要转身跨上甲板了。袁朴生慢慢从腰间解下那枚鸡血石印章,看了一眼,递给鲤江高寿,说,鲤江君,做个纪念吧!记住,急须不是用手做出来的,是用心做出来的!往后,要是做了特别满意的急须,

你可以用它盖章。鲤江高寿对着袁朴生扑通地跪下了。袁朴生慌忙扶起他,但鲤江高寿不肯站起来,昂着头说:师傅,请再受鲤江一拜!又磕了一个头。三岛雄夫犹豫了一下,也跪下了。说,师傅,请再叫我一声子樱吧!袁朴生双手挽起他们,心头已经滚烫成一片。今生今世,师傅啊,我们还能见面吗?鲤江高寿托着鸡血石印章,双眼已经噙满泪水。师傅,请再叫我一声子樱吧!三岛雄夫哽咽着请求道。袁朴生也忍不住落泪了。说,子樱,鲤江君,你们好生保重!再见了!仿佛永诀。袁朴生的眼泪哗哗地流着。三个男人竟哭成了一团。

船,慢慢离岸了。甲板上。袁朴生向着岸上的三岛雄夫和鲤江高寿挥手。突然,他挥手的动作停在了空中,仿佛凝固了似的,再也挥舞不动了。美智子!还有惠子!是她们!仿佛从天而降啊!她们!袁朴生突然大喊:美智子!惠子——

美智子和惠子沿着码头在一路奔跑,那种颠颠的小碎步。她们长长的裙裾被海风吹拂得飘起来。是的,她们在拼命喊着袁桑。但是,巨大轮船的轰鸣迅即将她们的喊叫湮没了。显然这是三岛雄夫的安排。他终于让她们和他见最后的一面。当轮船开动的时候,安排一场生离死别般的见面,渐行渐远的见面。

袁朴生喃喃地说,美智子,惠子,今生今世,我会记住你们!终于,美智子和惠子不再奔跑了。她们双手掩面,弯腰而泣。隔得那么远,袁朴生能感觉她们的心在哭泣。三岛雄夫抱住了她们的肩膀,风吹起他长长的头发,像黑色的火焰在燃烧。他好像在对她们大声说着什么,然后,他们一齐举起手来,朝袁朴生远去的方向,挥着,挥着。厉害啊,三岛雄夫。他是怎么让美智子和惠子一起来送他,又怎么掐得那么准,让她们出现在轮船开动的时候呢?袁朴生的眼前模糊起来,又一声长长的汽笛,仿佛割断了他的心肠,遍彻周身的钝痛。一个巨浪打来,轮船颠簸了一下,袁朴生差点摔倒。他站稳了,双手抓住扶栏,再次朝码头方向望去,眼帘里的码头,已经是一片灰蒙蒙的剪影了。

明起连载《鄧变 1852》

国壶

徐风

